

□芳菲物语

□芭蕉雨声(新乡市)

蒺藜

多年未见,忽而在卫河岸边狭路相逢,蒺藜,看名字就不是个瓢荏儿。

刮风刮蒺藜——连风(讽)带刺。这是小时候学到的歇后语,一直铭记在心,彼时对蒺藜的讽刺意味并不太懂,它扎我脚底板的疼是真真儿的,现在想起来还疼。

小时候的夏天,我不爱穿鞋子,伙伴儿们都这样,也不是体贴母亲做鞋不易,只图凉快。山村路不平,不耽误我们赤脚飞奔,村前村后追逐玩耍。下地薅草要穿鞋子的,穿着穿着也成光脚了。光脚踩热土、热石头,微微的烫感刺激少年心,有点冒险意味。

蒺藜潜伏着偷偷生长,它匍匐前行,瓜蔓样伏地伸展茎叶,杂草掩映下很难被识破。就顺顺当当开出花来,结出带刺的果。地边,岸头,路旁,不经意就踩着了它,疼得跳起来,另一只脚落地又踩中一颗,疼!这是夏天的蒺藜,青实还没有长老,把脚扎烂的往往是上一年的旧果,尖刺越老越硬,硬得可扎破车胎。

蒺藜扎脚,总想起另一种利刺,野皂角,我们叫它麻荚片儿,它的刺长而坚硬,带着底座,稳当当坐在某个角落,单等人经过。奔跑时脚落地用力,猛然踏上针尖,狠狠扎进脚心,就像图钉摁进木板,只露出一个底面。忍痛用力拔出,血突突往外冒,赶紧抓一把土捂上,

嘶嘶吸两口冷气。站起来,脚不沾地儿,跳着走。要不了多大会儿,又满地撒欢去了。野皂角的刺深,又麻又疼。蒺藜的刺短粗,疼得很干脆。

春天里,蒺藜出苗早,薅草喂猪偶尔会带进篮子里,一条一条的,扯起来很容易,猪吃得欢。那时候不知道蒺藜的来路,只当普通野草来玩,大人劳作间隙只顾擦汗,也没人夸赞蒺藜的好。眼下不期而遇的蒺藜,小黄花稚嫩鲜明,有几分可爱,我脚上有鞋,鞋底结实,再不怕它了。甚而心底生出复杂的欢喜,蹲下察看,扯起来看它反面的绒毛,很是稀罕。

蒺藜,草名含古意,民间对它的认知确实挺早,几千年来,诗词或药典记录不断有它的影子闪现。它是一味药,蒺藜的分裂果晒干叫白蒺藜,味苦,性微温,作用很多。活血祛风,平肝解郁,明目,止痒,等等。天地造物,一草一木无不各有所用,再厉害的草棵也可拿来当药材使。

先秦时期蒺藜被称作“茨”,《诗经·国风·邶风》说:“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以蒺藜起兴,讽刺宫内丑事。墙上的蒺藜不可扫除,有些事情比较棘手。

韩非子一篇散文《五蠹》,洋洋洒洒四五千字,古今对比,言辞犀利,苦口婆心阐述他的治国理念,其中提及茨,“尧



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回望尧时代,茅屋采椽,生活简陋。屈原也喜欢借草木比兴讽喻一些东西,一篇《离骚》,内含多少香草恶鸟。兰、芷比君子,蒺藜、苍耳喻小人。

蒺藜的锐刺被人看中,用在仿生学上,战国时期就有了铁蒺藜,撒在地上可阻滞敌人前行。也有将铁蒺藜做成中心有孔的,连缀成串置于水中,人马蹚过,防不胜防。

“古道饶蒺藜,萦回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绿。”古道边的蒺藜被诗人看见,还有秋之蓼,绿池塘,以及苍茫暮色里劳作的农人。便定格为一幅田园画图,纯朴是它的底色。

被蒺藜刺痛的少年时光,很难对人言说,时移世易,繁衍力极强的野生蒺藜,老家也遇不着了。城市到乡村,蒺藜正在被遗忘。

□诗词采撷

莲

□焦香梅(卫辉市)

如若那场落红
倾尽芬芳
纷纷飘过堤岸
轻轻吻你
而后
云一样
云一样地随风而去

你的竹笛
是否吹动了
前世的花期

如若那朵莲
凝聚了半生的思念
蹉过夏夜的星河
悄悄唤你
而后
滴入清浅的时光
等待地老天荒

你的梦
是否翻山又踏月
寻找前世相聚又分离的渡口

爱人呀
今生的并蒂
并非偶然的相遇
那是一世又一世的藕断丝连
是轮回了千万次后
你、我依然不改的容颜

为文明新乡点赞

园林情

赵建喜 摄于平原公园



万家灯火

谢博洋 摄于定国湖

用手机记录生活,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将眼前的风景定格。爱家乡,更爱镜头里的新乡,为文明新乡点赞。

来稿要求:展现新乡城市美景、宜居环境、风光地标、美丽生态等方面,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

投稿请发至邮箱:pywbmywy@126.com

